

年六十五 選說小篇短

馬各
丁樹南編

邵 王 孟 陳 白 黃 段
禎 禎 絲 映 先 春 彩
和 和 絲 眞 勇 明 華

爾雅出版社印行

丁樹南・馬各合編
五十六年短篇小說選

年度小說前一集



換更回寄請，裝倒、損破、頁缺有知書本

• 有版權 • 勿翻印 •

年度小說前一集

五十六年短篇小說選

定價 80 元

編者：丁樹南·馬各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·發行：爾雅出版社

臺北郵政三〇——一九〇號信箱

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二之廿二號

(國泰永安大廈二樓)

電話：三九一三七五六 (發行部)

郵政劃撥：一〇四九二五號 (編輯部)

印刷者：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一一弄六號

電話：九八三一〇六一一二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十月初版

楚菊王：計設面封

五十六年短篇小說選

丁樹南·馬各合編

邵 憫 輪跡

一

王禎和 嫁粧一牛車

二七

孟 絲 烙印

五三

陳映真 六月裏的玫瑰花

八五

白先勇 歲除

一一一

黃春明 看海的日子

一二九

段彩華 情場

一八九

馬 各 編選後記

二一三

輪跡

邵儁

穿夾克的經理把我渾身上下搜索一遍，然後眼光停在我補過的皮鞋上。

「你通過了。」他丟過來我的駕駛執照：「像你這種生手，吃住是免費，一個月零用錢五百塊，先練習搬搬貨，押車，等經驗够了再開車。」他不耐煩的提高嗓子：「阿柄，把這個傢伙領到一個床位去。」我便被拋在一旁等着。

阿柄從裏面一間暗通通的矮房裏鑽出來，他一邊跑一邊揉眼睛，瘦瘦的身子，穿了一條油垢的牛仔褲，他的臉色蒼白，頭髮卻又留得很長，他對我點點頭，沒開口，便領着我向黑暗裏走。

我們穿過一條管子一樣的天井，就到了睡覺的地方。屋子裏有一盞軟弱的燈，牆壁是灰黑的，沒有床，沒有桌子，只有一個佔了整個屋子的大榻榻米，一個孤零零的枕頭，一條骯髒的棉被。

阿柄抓着發癢的後頸：「要喊你什麼？」

「老周。」

「第三張榻榻米是你的。」阿柄說：「要是扁頭

不在，你就可以睡兩張。」

「這一張的位子好，怎麼沒人睡？」

「曾火金摔了，他被公路上的樹枝刷下來，一定還沒有醒就完蛋。」

「你是司機還是助手？」我放下揹着的行李袋。

「比你早一個月。」阿柄又躺到榻榻米上：「做司機恐怕還早着呢！」

一陣一陣的汗酸味撲進鼻孔，我覺得呼吸很不自在。

「我認爲你還是睡覺比較好！」阿柄說：「經理會叫你明天上車。」

「他沒說什麼。」

「吃飯的時候他會說明。」阿柄拿着一本書在看：「凡是新來的生手，他都喜歡交給教練去訓練，那是一個脾氣古怪的老光棍，駕駛二十多年了，還沒闖過一次禍。」

我脫脫衣服就安靜的躺在行李袋上，眼睛已經漸漸的習慣黑暗，上面沒有天花板，只有礦道的屋頂木柱支撐着白日，有一個可憐的小窗口，面對着另一堵更高的牆，它使人感到：要跳越它是不可能的，我開始懷疑：那些新鮮的空氣是否願意屈就的矮着身子進這間陋屋？

然後，我難過的換了另一個方向，我看到洞開門的壁櫥，那些流過汗而好久沒洗的花棉被像棄婦一樣的蜷縮着。甚至兩三年前的電影海報還殘留在壁上。

最後我疲倦了，就閉上眼睛睡去。

那一覺睡得很舒服，阿柄搖我的身體搖了很久。

我跳起來抓我的行李袋，他吃了一驚。

「你在做夢吧！」

「沒有。」我露出一個苦笑：「我過了一段流浪日子到處被人趕。」

「吃飯了。」他同情的看着我：「我常常做惡夢，他們常笑我膽小。」

吃飯的地方和廚房在一起，一張大圓桌放在中央，已經有三個人在那裏高談闊論，尖下巴的那個說話聲音最大，阿柄悄悄告訴我，他的綽號喊作山羊，老資格的司機，經理的遠親，不過很會揩油。另外兩個是他的助手。

「你是新來的嗎？」他指指我：「看樣子就能喝，也敢找女人。」他又打趣我旁邊的阿柄：「小傢伙，晚上跟我走。」

「明天要上車。」阿柄發窘的說。

「哈哈。」山羊用手拍着桌子，桌子的引擎好像發動了：「你怎麼敢，你摟着女人只會喊媽媽，媽媽長，媽媽短，要不然就是抱着書本睡覺，這一回教練會變成膿包教練了。」

他的兩個助手都陪着他打哈哈，煮飯的老太婆把兩碗菜端出來，又把一鍋飯放到桌上。山羊又在大談女人的時候，卻有一個女人走進飯廳，山羊馬上嚥下了說不完的話。

他說：「菊美小姐，來用飯。」

那是一個長相溫柔的女人，穿一件樸素的深色洋裝，態度非常的大方，她澄清的眼睛很迷人。

「謝謝。」她說：「你先用。恆叔叔還沒回來嗎？」

「教練的車子恐怕還在桃園。」山羊裝腔作勢的說：「你總是關心你的恆叔叔，我這個雄叔叔誰關心？」

「我關心的時候，你已經出去了。」女人笑着回答。

「她是經理的女兒。」阿柄低着頭說。

她非常自然的走到我們背後來。

「阿柄，爸爸又請了一個新司機是他嗎？」

阿柄顯得有點不自在：「是的。」

於是我禮貌的向她笑笑。她的文雅完全不像他的父親，我覺得十分奇妙。

「小姐在哪裏服務？」

「合作社。」

「整天打算盤是很苦的。」我說。

「比你上你們就舒服多了。」她婉轉的說：「所以我要求爸爸教我開車子，爸爸笑得肚子痛。

後來我對恆叔叔說，恆叔叔只是鼻子裏哼了一聲。」

「小姐是不適宜駕駛的。」

「我不信。」她活潑的說：「你說話和阿柄差不多。這裏的人都喊阿柄是書呆子。」

阿柄仍舊把飯慢慢的向嘴裏送，我發覺這個年輕人很有一點骨氣，他對老板的女兒視若無睹，不像另外兩個山羊的助手，一臉孔的諂媚令人作嘔，好像叫花子在等待一個慷慨的施捨。

「阿柄。」她的聲調很甜：「在生我的氣！」

「我怎敢生小姐的氣？」阿柄說。

「那就好了。」菊美寬慰的說：「但是你最好不要說敢不敢？」她拿掉身上沾着的一根麻繩

屑：「希望你們不要把我當小孩子，也不要當公主，把我當菊美好了。」

她走出去了，山羊出神的看着她的背影。

山羊點起一支新樂園：「她真像她的母親！」

「她的母親呢？」我問。

山羊白了我一眼：「死了。」

「不知道誰有福氣娶她？」山羊的助手挖着鼻孔。

「你們這些癩蛤蟆都別想！」山羊的眼光像掃帚把我們都掃進垃圾箱：「你們現在都是工人，最偉大也不過是個司機，開別人的車，還要日夜耽心闖了車禍捲行李滾蛋，就像我，混了二十多年還沒有一輛自己的車子！」

「別說喪氣話，山羊，喝酒去。」他的助手說。

「喝酒，有意思。你們二位也一道參加？」

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還沒有拿到工錢。」

「阿柄，怎麼樣，男子漢一點好不好？」

阿柄搖搖頭。

三個人被簇擁的猥瑣笑聲旋出了屋子，灶上有着剩餘的爐火，老太婆收拾着桌上的飯菜，阿柄在幫忙收碗筷，我走到自來水龍頭下面，沖洗我的頭，洗好了，我用口袋裏的小毛巾慢慢的擦乾頭髮。

老太婆說：「你哥哥病好點沒有？」

「上個星期去看了一趟，能够起來走了。」

「聽說你的零用錢一個錢也沒用。」

「我不能用。」阿柄誠懇的說：「你知道我不能過他們的生活。」

「你不要再幫忙。」老太婆關心的說：「他們都說你愛看書，要是眼睛看壞了就不能開車子，你要好好小心啊！」

我沉默的坐在靠壁的長椅上，腳下有個汽車的廢外胎，車輪的滾動紋路都磨損得幾乎看不清，它一定走了很遠的路，我心裏想：然後路到了盡頭，生命也到了盡頭。

「老周。」阿柄打斷了我的胡思亂想：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」

我說：「好吧！」

我們走出店屋的時候，看到經理和他的女兒菊美清點貨物，有些布條子沒掛牢，經理就把上面的鉛絲弄牢。

「老板，要不要幫忙？」阿柄恭敬的問。

「不必。」經理說：「你們出去，到時候回來就行，要是犯了規矩，明天就别想上車。」

這條街是很靜的，大半是住戶，車子要停在前面的廣場上，那個廣場是一個廢墟，只有一些參差的斷垣和敗瓦，山羊的空車卸了貨在那裏休息，有兩三個粗胖的黑色油筒東倒西歪的也睡着了，榕樹上垂着起重的鐵鍊，沉甸甸的。

「公司裏一共有六輛車，四輛舊了，兩輛新的，其中有一輛是別人的車子加來合伙的。」阿柄說：「老板讓司機輪流的休息。這一點他比別人好。」

「老板只有一個女兒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她很可愛。」

阿柄踢走地上一塊小石頭：「你可以去討她歡喜。」

我笑起來，而且笑得很開心。

「你笑得莫名其妙！」

「我對女人的感情有觸鬚。」

「那麼認為她怎樣？」

「她對你好。」

接着，阿柄不說話了，他抬起頭來凝視着天空碎破的玻璃星光，然後緩緩的往回路走。我不知道那個女人的淺笑有沒有像鮮明的油漆路標豎立在他眼前？我明白那路標不屬於我，我的車輪還得向前沙沙的滾，終於有一天，日子到了，我丟下開車的線手套在車座上，我像隻麻雀飛出去。

我們回到公司，經理仍舊在他的大包、小包捉迷藏，看到我們，他就鬆了一口氣，吩咐我們把那些廢鐵去上磅，再叫菊美記下重量。

菊美向阿柄說：「我以爲你們去看電影。」

「我喜歡走路。」

「這是很好的習慣！」經理的手放在腰帶上：「一天到晚開車子，兩條腿再不常用，以後連

走路都會忘記了。」

「爸爸。」菊美說：「明天他們的車到那裏？」

「臺南。」

「好遠！」菊美童稚的說。

經理用原子筆指指我：「你也去，老周，押貨的時候小心一點，上次山羊的車丟了兩大包牙膏，那個小偷祖宗三代刷牙去了。」

「我會注意。」

「你的介紹人打電話來說：你的品行和技術都不錯。」

「他是我汽車補習班的老師，老師總說學生好。」我坦率的說：「我要職業。」

我們工作了半個小時，然後再回到榻榻米上。阿柄又拿他的書看，我起初以為是武俠小說，湊近看，才發現是一本高中使用的英文文法，書皮已經被機油染污。

「想考大專？」我說。

「想也沒用，就這麼唸下去，有一天，哥哥的病突然好了，他能工作賺錢，我也就能再上學。」阿柄把書本蓋在臉上：「我知道你也讀過不少書。」

「讀書實在沒用，學一種技術可以生存。」我說：「我們兩個人的想法完全不同；但是總在花氣力，比那些喝酒喝得爛醉，害怕明天的人好多了。」

十點多鐘，我們熄了燈睡覺，山羊和他的助手沒回來，他們明天不開車，可能睡在小旅館裏尋好夢。半夜朦朧中，有個人擠上榻榻米，他渾身帶着車底盤下的機油味上來，不聲不響的隔了

片刻就熟睡了。

我起身的時候，他還蒙着被在睡，一件過了時的黃呢夾克放在枕頭旁邊，兩隻光腳板在外面乘涼。

「他就是教練。」阿柄說：「我不大喜歡看他的自大作風。」

教練的車子停在門外，阿柄老練的把一個麻布袋放在我肩膀上，他自己也挑了一個，我們先把笨重的貨物一件件向上抬，抬了七八件後，他再上車去整理。當阿柄那張瘦臉壓在一件重物旁邊時，我不由得感到胃發脹，好像有一隻強有力的手臂在擠我的胃部。

幸好山羊和他的助手回來了，山羊大搖大擺的走進店屋喝茶，兩個助手便留在外面幫我們的忙。

光頭的助手說：「老周，可惜你沒去，我們的腿還是軟的。」

「不要吹了，一人花掉一百塊，山羊只出了五十塊。」另一個埋怨說。

等到我們把所有的貨物搬運上車，在卡車周圍綁麻繩的時候，教練出來了，他長得高大而健壯，頭上戴一頂帽子，大概四十多歲光景，看那種神態，是一種自信而頑執的人。

他沒有看我們，卻先走到車頭的旁邊，打開蓋子，頭便伸下去。看了一會，他再走進駕駛座，發動引擎，引擎最先是小聲的打着節拍，然後是發出瘋狂的咆哮，車屁股冒出一陣黑煙。突然的，他熄了火，砰的聲關上車門，而且忿怒的說：「車子太老了。」

他繞着車子看我們的工作，走到一邊，他拉拉繩子叫起來：「阿柄，你綁什麼狗屁繩子？鬆成這個樣子，你的褲帶也這樣綁。」

阿柄又爬過貨丘的頂，狼狽的拉緊繩子，我小心翼翼幫他的忙，因為站的地方使不上力，所以非常的難繫緊。最後綁好了，我們已經滿身大汗。

「你是老周？」

我點頭。

「坐我的車，不管在車頂或者駕駛座都不准抽煙。」

「我根本不抽煙。」我說。

「去準備要帶的東西上車。」教練說。

我和阿柄各自拿了外衣，又帶上一條棉被。教練正在和經理談話。

「我替菊美買了個漂亮的洋娃娃。」教練說：「等菊美下班你再給她。」

經理說：「不要寵壞了小孩子。」

教練戴上他的手套：「車子走到中壢忽然拋錨了，我修理一個半小時。」

「這輛車子也只有你開的時候我才放心。」經理拍拍他的肩膀。

我們爬上車身，選擇一塊平坦的地方，下面是紙張，我們的身體便靠在駕駛座後的木板上，車子平滑的向郊區駛去，高樓漸漸的被擲在身後，田野的泥土香撲面，琴弦似的電線在無聲的延長，教練的車子開得非常穩，雖然後面是木板，也不感覺什麼不舒服。

「我寧願坐在車頂上。」阿柄說：「你抬頭可以看到天空，向遠的地方看，不是山就是田，沒討厭的房子遮你眼睛。」他想到什麼似的說：「我們來唱一首歌好不好？」

「我記不清任何一首歌。」我抱歉的說。

「那麼我來唱。」

他真的唱了，我聽不出他所唱歌詞的意義，風吹散了他的聲音，但是他很愉快，後來，也許是忘掉歌詞吧，他對我笑笑，馬上接下去吹口哨。

由小窗子看駕駛座，可以看到教練目不轉瞬的注視着寬闊的公路。他的白襯衣領子已經起毛，老光棍多半是不看後面的，不知道他送娃娃給菊美是什麼心情？他的手攔在駕駛盤上微微的保持控制路線，車速是四速，速率開到七十，衝勁還沒有消失呢！只是架子擺得很大。

後面有緊按喇叭的聲音，教練還沒來得及減低速度，一輛滿載木材的卡車已超越我們的車子疾駛而去。教練沒有表情的依舊開他的車，揚起的灰塵形成一個大行李捲，我們又把那個迷濛的大行李捲撞開。

過了臺中，他敲敲車窗叫我下去開車。

我謹慎的使用每公里六十的速度，教練打開他的便當吃午飯。

他說：「你們吃過了？」

我說：「是。」

車子開始爬坡，速度顯得吃力而緩乏。

「你忘了換檔。」教練叫起來。

我的耳根子很熱很熱。

「機器的保養就在這些小地方，開車子絕不能馬馬虎虎。」
到彰化以後，教練吩咐我休息，讓阿柄開車子。

阿柄剛提腳上了踏板，他就嚴厲的說：「要是你把車子弄拋錨了，我馬上請你去跟山羊。」然後，教練又抽出阿柄褲袋裏的書本丟給車上的我：「書呆子，把你的天書丟開吧！」阿柄發動引擎發了兩次都熄火。

「笨貨！」教練火氣大得要灼人：「你的手和腳難道不聽頭腦的指揮。」

可能搬運貨物搬得太疲倦吧！我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昏昏沉沉的睡去。我好像還置身在公司黝黑的小屋子中，突然的，一個猛烈的大跳動，使我手足無措重重的摔在車身上。

阿柄已經停住車，我拿掉頭上的棉被，看到車後公路上有一個很大的窟窿。阿柄一定忽略了。如果車子開得快，我們的車輪恐怕會飛出去。

駕駛座裏爆炸出教練暴躁的叱責，好久，阿柄才好像一個受傷的士兵，蹣跚的走到公路旁一棵大樹那兒，走了一圈，再爬到我身邊。

我說：「慢慢來。」

「我想：我不容易學好開車子。」他幾乎懊喪的說。

「上坡我也忘記換檔。」我壓低聲音說：「教練是狗熊脾氣，我們何必和狗熊計較！」

「這一個月簡直給他罵飽了。」阿柄搖搖頭：「愈想愈沒意思！」

「生活啊！」我說：「我以爲你這樣的瘦弱個子，怎麼扛起那樣重的貨物。」我帶着敬意的說：「你不是終於扛起來了？」

「他對我懷着很深的成見，最難的事常要我去做，做成功，他好像認爲應該如此，萬一失敗，他就恨不得我自動滾開，但是我偏偏忍了。」

「對別人的態度呢？」

「雖然是冷冰冰，但教人開車子卻不發狗熊脾氣。」

下午，公路上的車多些，有華麗的遊覽巴士鼓漲着一車子的歡笑，也有雅致的小汽車迅速的留下一個女人的輪廓，還有一些鄉村的牛車載着滿滿的米，悠閒的步伐，彷彿嘲笑的望着川流不息的車輛。

車子過隆田，已是醉人的黃昏，然後是夜的黑加濃；我們聽到教練的狂按喇叭，接踵，駕駛盤急急一轉，我們的身子都碰在車板上。

「下來，下來！」教練說：「公路中央有人。」

他把電筒丟給我，阿柄跟在我後面，走了十多步，我們看見一輛九十CC的摩托車躺在田裏，一個臉上染滿鮮血的騎士人事不知的睡在路上，阿柄跪在地上聽了聽他的心臟。

「在跳。」

「教練。」我把手圈在嘴巴上：「一個受傷的人，怎麼辦？」

「抬上車。」教練喊着：「不要給他死！」

「阿柄。」我說：「我抬他身子，你抬他的腳。」

那個人已完全失去知覺，鮮血在他的西裝上成了醬色，袖管破裂了，露出他擦傷的胳膊，淡紅色的肉呈現着。教練早爬到車上，幫助我們把受傷的人移上去。

「記下地點，老周。」

「對警察解釋有沒有麻煩？」